

子部・雜家類

里堂道聽錄・愈

愚錄・愈愚續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9

書目文獻出版社

ISBN 7-5013-1408-X



9 787501 314089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9

子部·雜家類

里堂道聽錄·愈

愚錄·愈愚續錄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定價 叁佰壹拾圓

ISBN 7-5013-1408-X/Z·228

目 録

里堂道聽錄 四十卷又一卷 一

愈愚錄 六卷另一卷 六八五

愈愚續錄 不分卷 八一九

里堂道聽錄

卷一

趙恭毅論清康
葉已旺
朱柏孫
先家
婦人殺賊
漢書地理志辨證

將御史十二圖
周趙卷吳過
張蒲山
黃河清
李任庭清康

正音書院
彭南明論及如
馬公他閣集
王生逐魅
劉義士

里堂道聽錄卷一

朱文瑞公論性
秦論德論名士

雙耳重生
渭水神

陶陵鼎

訓竹解冰

黃梨洲著書日

里堂道聽錄卷二

區田

運球

里堂道聽錄卷三

陸稼書故事

吳伯宗序

黃梨洲雜文

里堂道聽錄卷四

趙恭毅論清康

葉已旺

朱柏孫

先家

李任庭清康

舟中起雷

冲陽令新猷

行述

還金

雜林道經略使

朱涵齋治獄

心開隨札

湯大令論竹垞詩

王鳴珂

劉先生

詩聲類

將御史十二圖

周趙卷吳過

張蒲山

黃河清

劉義士

怪尹

苦錄

辨獄

別號

孫文定公戮仇

王孝子復仇

王悅春辨西術

祿類

黃厚古

高郵王氏音韻

正音書院

彭南明論及如

馬公他閣集

王生逐魅

漢書地理志辨證

朱文端公論禮

江都焦循記



高安朱文端公輯文集多格言正說有裨世教風俗謹摘錄之論承重云萬氏斯大辨承重之義反復數百言大都謂祖後父沒而曾祖在適孫不得承重子謂重之義有二宗廟祭祀之重宗子主之此外萬氏所謂歷世相傳之重也三年新哀之喪虞附祥禱之祭達子主之子主父喪謂之主重不可謂承重承重者父沒而子承高曾祖之重喪重祭于父也承祖重者祖歿承曾祖重者曾祖歿也萬氏謂子代父重其說濟天礼有攝主伯達子不在或幼而暫為之攝也父歿而子為主謂之攝可乎

且第曰代高之主耳則庶子可也庶孫亦可也何必達孫乎若謂代父承新象子與達子同象子死象子之子亦為祖三年乎又云禮家子之喪父主之曾祖以衰老而使曾孫代之耳若然則是代曾祖非代父也僭使曾祖自為主不令孫代時不服重服于高氏不明兩重之義故愈辯而愈碍耳至云喪服傳有達子者無達孫：傳以此之此就達孫而言無達孫亦無達孫婦也豈沒姑老而傳不以年計父死毋乃內主高祖子幼未娶則然已娶未有所不為主者此說先儒所未及予向亦疑之今得礼意而知其說之不誣婦人以從夫為義後世有母后禮儀為國家者制礼者有見於此故云男殺姑老而傳明也而傳之不係子年而係子男之殺也若孫婦承重而姑服象婦之常服

為各盡其道假而有承曾祖之重者姑服孫婦之服于義為允協蓋老而傳者傳達時之重也重雖傳而達時之尊自在欲不服新喪可得乎論降服云服以期為斷三年如陰否了不加隆子所生者專其隆子所後也或云所生與所後本兄弟也自為人後者視之則伯叔也故以伯叔之服之若然則再從三從者特服功總之服子且父母也而伯叔之叔之曾不若嫁女猶存父母之台也律有僧道不拜父母之條僧道猶父其父母其母況身在倫紀之中者乎論古不修墓云即墓不可不慎也不慎而待何待達子妻諸壻何異章子母機馬校君命改葬而不從以無父命也吾謂章子之事親生則責善死則悌順其過不惟不孝于母并不孝于父論三父云今欲使婦人盡守從一

而終之義雖顯達無告而孤寡兒之死靡他惡克葬之治天下有所不能于是有夫亡而男婦者即有母嫁而子從者此從父之名也服所以見于經欲先信謂母百可也父可二子以母所達為繼父此妻卷之言曰是固然：繼父之名不從母起也父死母以此親孤者漢中詹耳死生而肉骨之者是再達者也子以父為天此子有二天矣不必從母之所達而後父之也豈從母所達者反不謂之父子服係乎名和繼父行由名而服可斷矣頗有繼父無繼子有繼父服無繼父報服何也此子不可無繼父無繼父則不生為繼父者不得有子此無繼父有子子即此子不以為繼父亦何損傳云兩無大功之親謂天能父之有無大功與此子何與乎必能父無大功親而後為之服無

論非此子所以服繼父之意也夫繼父所以厚于此子之意
矣況無大功而有小功起起免及錄是同性之人即無之也云
無從人則東而家而後家主之此子雖繼然終與繼父而亦
後家而繼父之喪且繼父之憐此子非以自謂也非徒謂此
子也子無大功之親一身而兩世之祀係焉傳曰以其質材為
之築宮廟歲時使祀焉謂此子得延垂死之命以無斬先人之
祀繼父之存已繼地恩莫大也又曰母不與者非以其母改
也此繼父之所以為繼父也且繼父之者不以為父也子自有
父不得以繼父為父而但謂之繼父于是於禮者特設繼父服
同居期比之伯叔也同居齊衰三月不降小功者不以早者
之服；尊也律文有從繼母嫁繼父一條此法以行後繼母之

服而繼母所遠服也何以知繼母嫁從之服以杖期知之也
謂繼父之稱但可施之親母之所遠而繼母不與則又不可繼
母之子子非有天性育同之親親疏若母子之誼安在而猶依
；不舍亦可謂有終矣而所遠者復能憂憐而生主之此九人
情所難顧又不謂之繼父而不為之服未為通論也三父之名
一從親母一從繼母言繼母則遠慈庶皆在其中矣一從同居
後不同居繼母之繼父服與從親母同以是遠知繼父之名緣
子不緣母也若自未不同居遠也謂之繼父可乎論八母云三
父非父也繼父之者尊之也猶言仲父亞父也若八母則皆母
也遠繼慈養乳庶其常也嫁與出其變也父妾之有子者而庶
母無論子女也存後也吾兄弟之親母吾不以為母可乎他母

一也父妾無定也故謂之庶猶是庶母也而有慈養乳哺之恩
故別立三者之名鄭氏謂子有故使賊者代乳之此就遠
子而言遠貴而無賤也若如後世受傭而哺其子者則不可以
母名即假之名何至乎諸遠繼慈養而並列為八子且三年中
有遠愛乳哺者有三歸乳一子者將皆以爲母而服之邪則
庶母之服總乳母止于總何也曰無可加也總加則為小功
乳母子子庶母慈已者小功慈已者何內則所謂三母是也非
乳母所得而比故曰無可加也今律庶母期乳母亦期言耳或
曰乳母謂小夫之妻士之妻使食子者將不謂之母乎曰假之
名不高之服也總慈乳之制服皆為子情而昧于禮者也若
夫養之恩較乳為加重乳之時短養之時長顧之復之鞠之育
之已長而猶愛憐撫恤之如是而後謂之養母養母之名不見
于經或於所後母為人後者復新歷代禮同何事特立養母
之制乎或曰自幼適房與人非為後者既不為後何以齊衰三
年也若曰親人所謂四孤則公繼之服同何以舍父而專言母
也或謂養母為父妾何以別于慈母乎曰慈母有父命之為子
母也假父妾未有命而庶母育之以至于成人不知此子于
此母其謂之何以此知養母之斷；為父妾也且慈之其子養
不獨父命也慈母有子而無子養母不必不有子況子方受命
于父非全無知識也但非慈母之撫畜無以至于成人耳若養
母且或乳之而復養之或甫脫于乳而養之故子之于母養之
恩加于慈而母之于子其相依為命首慈又甚于養故慈養其

名而并同而子之為之服者亦無以異也嫁母何父殺母再遠也出母何父在母被出也其為親母耶子無絕母之理嫁出皆期宜也其為通繼所嫁而從則服不從則不服出則俱不服也或曰內則所謂三母一子師一慈母一保母三母之外又有食母慈者知其嗜飲也保者其居處也食即乳也保即養也又何謂別為之說邪曰彼所謂慈與保者子雖繼母能食能言而己故其服止于小功若以親母之服之得母道乎古經名目多不可考但各就本文取義斯免穿鑿且書賀烈女傳云賀烈女山西崞縣人夫嫁夫亡奔喪守志越三月偕其婢安氏投繯以殺賀氏先生員其妻京師已言為表章于傷亡氏之死又追念吾女之守義而卒與領等于是該筆而書曰人情所最苦而

甘之若飴百折不可奪者莫如女子許聘夫已守志而繼之以死功令年未三十而寡這五下得註其門獨室女未昏守所及以舅狗有例勿旌說者遂謂此說解之行類皆平礼反云彼以異端邪說之為世通言也齊哉夫所云皆平礼教者吾聞其說天曾子問云三月居見稱未嫁也又曰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逮于祖不逮于祖姑婦葬於女氏之室夫皆三月夫徒以未廟見而不成婦死而葬于女氏之室則未嫁者不為大婦可知矣又周風猶氏所掌習達再与婦瑤釋云達葬指成人婦寡者亦謂婦嫁瑤死而不言娶可知也然則未昏守節固周公制禮之所禁歟而此說者讀書泥於文詞而不求其理之安者也吾得不辨之皆禮之最可疑無如三月廟見左傳鄭公子忽如陳延

婦陳緘子曰先配後祖走不為大婦大先祖而後祀是未昏即廟見矣或指緘子所稱祖乃遠而親視非廟見也信斯說也既以親視告矣婦入而避之三月而後見事死如生之義固如是乎解者曰三月之內恐有可去之事故不廟見然則廟見矣雖有可去之事惜不去乎竊去矣秋子親迎書主者以婦之主告諸廟而見之也是至日廟見之明證也惜三月矣擇日而祭于祢亦云廟見者前以親視見主是乃以主視見也礼曰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采注云八舅姑存時壘饋特豚于室也又云此謂遠擇佳養饒于遠也然則家婦与遠擇之舅姑在首將許不成婦于未三月而死有婦葬于否乎即就曹子問言之親迎在遠而情之父母死收服布深衣以趨喪擇之若家婦

則主喪拜賓以高夫為婦也安用趨喪乎又安得而為之主乎又曰兩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中大死亦如之夫婦人不出境而弟今以室中處子於素不親面之人斬衰而哭不謂之大婦可乎周礼禁遠葬與據瑤諸不可解意自周公制礼合葬之礼遂有已葬而遠葬者有未嫁長殤而葬于夫族者此以私哀合葬會而于義無所取故禁之以防其流非未昏守節之謂也或疑詩書史傳所紀未聞有此是殆古人所為欲抑有之而載筆者循節錄歟曰正史以室于室或而缺焉未備其地推見于傳記小說則儒者所不通也然易詩有之矣易結婦之上六曰女子宜無實士剋羊無克羊子本義謂約昏而不終者夫不終矣而猶歸儼然婦贊于舅姑也而婦之義則虛矣柏舟

之詩云：覽彼兩髦，離我儀兩。室者，豈垂眉本童子，飾成人而示人子事親已長，不忘孺慕也。詩曰：彼采芣苢，言執謂非我匹乎？小序謂衛世子共伯妻作此，以自警，豈有世子妻寡而可奪而嫁者乎？況考史記，衛世家共伯之死，已立為君矣。序與史記俱不足信，要之此詩為節女警志而作，無疑矣。且古今禮俗固有未可概論者，古者風俗淳厚，所重在祖，今世人情反覆，所重在信，非謂信行而禮可廢，不使不信者藉口于禮之未備也。律載已報書及有私約而毀者，皆別聘者，改正豈不以一言許諾夫婦之倫已定而終身不可易夫？是以貧富貴賤之中，更以及流離須臾而不相知，至于懸期而卒不敢他干夫生而悔者，嚴其死而不二者，斯其旌國家立制大章，前刻于節女其

謂此非字之予，聽有志者為之，若樹之風，報將有作而致其情者，夫大國家無旌法則無所異，幸詩書隱具文則無所效法，無所異幸效法而為之者，棄于主情而不容自己者，也予長女許嫁李氏，既有吉期而婿死，女守節十有三年而後矢志之初，有引禮經難之者，曰：吾知非禮，吾志不可強也。將彼曰：勿請往，本無可強也。吾女自以為不合于禮而不能強其志之所不為者，實氏者則不知有所謂禮而直率其性之所欲為而已。斯所謂無所異幸效法而棄于情之不容己者乎？獨是投身所以全節也，實既得行其志矣，美以死為曰：賀欽為夫主後而不可得而後人之祀者，且以郝老方卜宅于賀之北鄰，時謂賀氏以節為名而據其夫家之產，行執甚焉，以是憂憤激切而之死，以畢

其志也。悲夫！更何異為賀之守為夫也，又何為予賀之死殉夫也？安何拘于賀初聞長以守志告其父母，父母不許也。安氏從弟贊曰：姑姑可為，誰不可為？若我願偕往，相依舉世說之口不足聽也。言訖，二女瞋目相對，激昂之狀，形于面，頰，雖時鄰里族鄰之憂，懷賀氏者一室，嘈雜各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及聞安氏語，舉座慙慙，不能置一喙。而賀氏父母惟熟視二女，歎嘆太息已耳。夫以賀之至性，孤行固不待將伯之助，而力排姑息之論，以成就于不朽之節者，安之為功于賀，不亦大矣。然則賀死而安之志畢矣，即不從死於賀，予何負于安乎？何損而安之意以為賀之守節而死，吾則成之，賀死吾生，是厚于人而信于己也。豈復予上不終已哉？賀為夫死，安為賀死，各行其意之所是

而安之慷慨獨表，元創前人所未有，實奇而不失其正者也。賀生詣予，得叩二氏自劬至死，貞靜幽閒之狀，甚志。漳浦蔡夕宗伯已為之傳，予不贊安氏所謂，惜姑者賀之同里人，未嫁夫死守志以養其舅姑，以孝聞。向以歸熙甫，詆朱昏之貞女而作貞女辨二篇，以破之。在乾隆庚戌年，今越十二年而見太傅此篇，先我而言勸與南之唾，餘者可自息其喙矣。

舟中起當

漳浦蔡萬元字玉霖，號席洲，年十七讀書山中，食無蔬，作白鹽賦，既而泛海由閩而浙，自謂所得甚多，儀封微云。渠閩今修先儒志以母老辭，歸值歲荒，作僦鄉記，康寧年且夏四月，臺海未一貴作亂，徒其兄建珍兄溫，表教名及珍計之用，其謀平賊，未

起時有與先利漢論舟中起雷者云讀未札知吾兄此頃南洋
舟中起雷倭大桅焚燒而上斃兵一人傷一人心甚不憚然以
為非吉此其見吾兄謹天災重民命至意舟中起雷本無災并
此乃舟中起雷時桅杆不淨所致耳以造成戰艦日整桅：并
須拂拭潔淨不容豪髮他物若其中有竹類木屑故桅搖晃：并
類皆主起雷也但君子過矣而懼百凡修省無事常九
有事之防不可以為常也而忽之鄙意當者震也震動震聲
非安靜處東方有兵事得聲音兄是故舟中起雷乃震東方
聲聞四海之象兄其建勳業于臺灣年臺帥獨當一面專制水
陸數千里必於內地慎選威望鎮臣降壓海疆或兄今歲調臺
即此是矣臺地承平日久在位懈散風俗奢靡之山洋海關

狼心豈心恐不能百年無事吾兄到彼須整飭武備木雨綢繆
以防亂道孽懷固已素為海疆第一急務倘有宵匪萌發不防
稍示兵威主時清廟海外鬼域雖奇不可以常法處之但得有
意地方可以一勞永逸免 九重南顧之憂即太平時時數業
也均守文義姑息養奸諸言先斷不出此第臆想所及恐臆妄
談兄且林而勿宜忘言之不暇為世所拘非小云賤魯之故本
云舟中起雷奇事解為東方有兵建勳業臺澎吏之又奇當時
臺澎治所兼管既經澎湖廣洲等及之坐坐大神廣州以高安
朱相國為督廣東普寧令異政甚多以枉下獄制府郭公為辨
其誣引 見得署廣州府知府卒於官所有重賞修史試
年文集二十卷文有奇氣蓋亦奇人也

怪尹

藍鼎元廣州初稿有怪尹記云丁未冬余在潮州聞世有怪
尹馬不知其何所謂明年春使道豐邑問諸其民曰而之令君
是何如之怪耶對曰不怨愛民以子理邑以家吾豐邑良俊見
也然則焉為以怪台曰布衣蔬食不事上官好直言觸諱忘官
以此怪之余固默然曰布衣蔬食何害于人不事上官事國事
民以廉直為法余不知之矣廉潔宿豐知尹未視余果衣古布
衣跣屣而以兩結導行余曰噫善哉清操逼人君獨不畏大端
撥千尹曰然族者多矣吾行吾素耳族我不過去一官吾徒步
歸何害蓋是龍嶺表廉潔吏無出尹右者尹目中亦露所可獨
與余相得甚歡竟至五日前撫粵中各楊公竊送過尹使尹惟

得一體以待他無所有楊公曰吾所欲勸者三人一日貪二曰
庸三曰怪尹夷然長揖曰前二者下官無之三怨不免請受勸
楊公不說詰以地方事修封了了在尹境內行三日數回同
民乃知尹為政明決折獄如神嫉惡嚴而待民恕福俸什一錢
不導地方大小事務無不辦楊公嘆然笑曰吾哉失子子之守
連地六重謂子性認真請出彈章糾子不意子之贖右是奇
今知子之勉之自是始有謂尹多怪者然文守終不能容必欲
去尹而後快而豐邑向未巡視尹供革舊猶雅正五年稅契遠
羨木奉全縣之徵存貯邑庫凡上官公事摘摘修造轉船砲臺
之類就中支解俱用公文一錢不私入己守而如其詳即思以
此中之無尹之省道官藉其德偏其家八尹間撫守受賜可

狀通揭通以互揭並解任中丞公議十籍之役特疏薦尹不
意尹事未了中丞倉逝袒守代尹者通稱：出矣然守已自伏
其罪又受尹庭折指賄賂未幾以病卒由是亦被尹不白名
凡所存庫皆目為贓支解之用令償檢校追贓九百司其核
公少之為當主十三百有奇尹若為弗聞也者讀書談天不改
其樂比秋審復以慈直屬中丞傳以恩當事皆為尹危尹昂然
侃：不少讓由是怪名大著海士以懼尹之終受累也倡義
崇輸為尹償所追之數尹乃獲免尹自解組後屏去後人獨以
子然一身出入禍難之際險阻不知勞苦不避時或賣一僕乃
炊油：自得粵東都邑人士無不慕尹之名爭欲一見尹而尹
亦若為弗聞也蓋子曰嗟予尹未嘗性也上官以為怪則怪名

甚於居下位之難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氏不可得而治上官豈
可不事哉尹精神勃：不可遏折折常便用：伊大且顯顧從
其稱避性名者清操直節不可變更惟欽之于肉勿使觸人
耳目則免禍之道也哉筆天生鈍才既不能阿諛攀援遂適以
干當權之喜悅豈可復炫虛送能以技彥不當自口出榮望之
三代以下若氏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忌色而賄氣尹其奉為章於手雖從全自病不能醫而為鐵漢
謀害石尹且笑之尹去位未幾舍以上官侵凌而殺弗解指免
代償尹字兒禍視尹有加所賴潮番士氏及富運諸君子如義
同長為余：此重累余未嘗怪也而禍難則一然則尹之得罪
必豈必居任性名歟且兩人之禍皆諸通城公見識之時殺已

也先揮一奉粹賊首斃之徒者職而擢尹于水余拱手與賊較
論賊則尹而顛之水死不死雖皆有天亦以見余之不與尹遠
甚也使當時如尹之怪為一方除害固巨賊雖自落水不亦
善乎抑聞之難慈陰難乃君子進德修業之資動心志性增益
其所不能之學三載以來讀書閱歷所得頗多金時拜仇人
賜尹自此外勉：矣尹性王氏名者輔字近穎江南大長人以
諸生舉賢良台見特授海豐縣令京兆尹孫公嘉謨督學時
所屬士也與人謂公知人

秦論德論名士

無錫秦論德論名士少入翰林罷後復舉康樂已未宏律科嘉慶
丁巳其元孫小峴觀容識刻所看香峴山人文集六卷所為藏

中允傳論名士云世有真名士而後有賢士大夫此古今之通
論也然而名士難言之矣昔東晉侍中謝安伯門庭蕭寂居然
名士風流王濟輕其叔湛既與論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
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以門庭蕭寂為名士則今日之馳譽
交遊冠蓋充其門者非名士也以三十年不知為名士則今日
之日常罕憤急於人知者非名士也惟其處而有夷然不屑之
概故出有難進易退之風處而有閑然不為之威故出有三公
不易之節此賢士大夫之必出于名士歟

補遺

大興朱簡河學士為提少婦園紀事云少婦園者沛陽王氏歸
也王簡婦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十七夫居學何時軍而婦

明日巧恭死於台：駕往死者所召同族當日兄初與新
婦被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夫大軍民呼見早起作新婦
起故舊食兒富食腹痛難堪新婦之端夕兒拾紅白粉授新婦
令入醫作食令死者食醫是新婦殺子兒也令問新婦狀新婦
曰晨宵持粉入醫夫食醫死新婦欲止食醫死男始奪之隣
人辱來書辱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辭令即問曰巧
且死何狀鄰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藥中食巧：恒家且主乃
汲寒泉浸綠豆大苗諸藥炮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遂嘔且泄
死能喘及恒猶在婦何再辨即令曰此越命故常與約食又越
呼拘未食食巧所嘔者皆不死又名更視巧之死無毒快獨是
禁堅不可啟又啟視其移入腹中令曰是也越名新婦曰死者

十三

口不放吾罪而免不勝明也若言故其口令為吾辨之新婦注
而前現故方觀者皆疑吏持銀七入死者喉腔毒出以示家者
日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名新婦問曰隔夕巧有所御邪固因一
夕三御又問巧答退何可新婦曰夫起飲水三盞而已：而食
常逐死無他狀令太息久之乃召前日之子醫者所謂死
于陰溪寒疾是也尔欲坐尔婦毒尔子于富拜而懷後乃召其
鄉隣令前日尔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尔曹以寒泉毒其
殺之也家皆惶恐伏地良久乃解乃召新婦令前日尔之男始
與鄉鄰觀者皆曰尔毒尔夫律重殺大確令得由尔更生也夫
惟死其婦妻尔男所以代尔夫之子職以曰脱尔夫有子善夫
新婦哭前極聲哭再拜謝令乃罷去於時涕傷人皆以為令神

明而賢其子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居和縣事以高周之
得不冤死也裏之又嘉其能守節以事其妻姑以余言遂存其
事予至師且言紅白粉既入醫不可辨始愛月離者之劇也余
讀而昇之為作少婦周紀可崇士作先兄仲居行狀亦載此事
又云有老婦雖經於民之外戶居成間詎曰作氏擊老婦置
於甘心焉兄臨老婦體無聲狀而蓋衣蓋有股血痕群里婦
主屍側先念且落齒而少即死即齒血不脫諸厚婦曰吾灌飲
屍以藥豆救之陰毒而坐氏威逼野辱婦曰無之兄躬入觀室
寫牒上有著二其一血痕宛然即指出示件人曰釋屍口中
有落齒果確象以為神故而氏僕利為老婦出埋錢釋之他
有微以事連氏：死婦即斃死已而訟獲殺：報待三十年不

十四

映上官機兒舍所生極奇：在溪上敗柳樞中件人日久殺不
可核也兄令曰坎地架木昇棺其上地前和及四屬物方上正
見係：樞上正首是御幕以席墊次注醴須臾骨如燕狀件人
即極詫苦曰屍弱壯體骨家血傷見方寸許家喜謂得情兄熟
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應可去家夫曰傷三十坪入骨豈可除即
兄呼水利之骨白如洗而記述是或曰於錄無此法不何以辨
之兄曰傷者望色中重而外輕若棠漸減外及是：腐血汚耳
家服

苦錄

遂安毛鶴舫歷可 安序堂文鈔有苦錄序云余以戊戌徙于南
宮同平盾子潤九以未及建封先姊凡 恩榮賜宴與夫頒鈔

於朝輝揭於廟皆不得與而唐人所謂題名探花之選蓋可知矣故每歲年譜故仿佈其儀觀其兒而不可得今屈指幾三十年同人相繼凋謝而望越相年二千餘里則併其存歿亦不得而問焉丙寅春偶晤于深水執手道故悵如隔世事隨出共苦錄讀之為之掩卷太息繼而激昂慷慨又不覺覺起於若也蓋屬子後于余八年甲辰始成誠進士第又十年全且昭復間之古田知縣屬片抵任明年三月值八閩之亂巨寇臨城屬子堅守三晝夜孤城援絕防弁索第不與健以城潰被執擄辱百端執節不屈朕遂惜其才不欲生致之命未幾主會城法委松溪邑令竟以風痺辭免乃得還里始得究其可謂難矣又松溪士氏公勝云賊師壓城脅降固疾不起延醫治以

神湯灼楚如炮烙卒堅志不動及主師入竟投枕而起歡呼涕淚始知向之托疾非真此如昔人當篡逆之際托以有官視其愛子則固入井而不一救者先後何多讓歟屬子家甚貧布衣徒步是連不入城市有數年然與僕處共僊思不家知于當世余雖文章辭賦未能表揚以垂不朽而後之職紀載者或于余言有取焉大書特書不獨為同籍生已也屬子雅於老印圖何憾哉

雙耳重生

安序堂集又有鄭烈婦以耳重記其略云烈婦同鄉人父煥邑學生而諸生林國重妻也國重早卒遺學生子二其一楊烈婦以是弄璋而名至江濱自沈為漁舟所救居恒與怡同卧起

其家有無賴子曰文子者中夜叩門烈婦驚起起戶執賊如為文子明日族長會審拘索文子杖之烈婦謀于父煥從宅以避卒同番書麓向室中文子得杖忿甚乃逆援書千餘言投高第詎書中欲令人見之行即梯名且以今誘後數月孤往舊室取殘書梯烈婦得援書注取牙斷左耳始快故于使使告喉同族長訟于官會有為之左右者侵以酒過薄烈婦因蒙面縊階下之室即處憤復以前牒訴官：曰昨省己嘗且熱富賊等重科不可復言恐初文子妻楊、村市穢誠烈婦曰可不自當一耳聽語語何為復奮刀截右耳始聞報命之烈婦即視昨日母使吾父母知往痛傷無憂也而文子同產叔潛渡江語燒：復適有女烈婦以耳獲父相視無可如何而中座下

公急撤下取林氏饋一邑官驚中座公設座轅門坐文武吏階下許士氏俯視出兩耳置案上每閱後書一行命批其類復加重榜械未三月論遠成邊衛并杖其父而以杯茗賜煥曰汝育好女宜飲此時尤早甘雨忽沛明年正月烈婦雙耳復生通國以當王性恰天且焉 國家之瑞遂合詞上告當司妻女探勳視而女媒索賄不得悶懣其詞輿論然中座公又集文武吏于轅門左耳已完如故色白於面右耳稍短下半色微紅上半紅色如血視者皆太息注下中座復以雙繼魁芳其父而連之薦紳先生暨博士弟子皆為詩歌以紀其子余戒行之前一日烈婦父踵門求謁并以雙耳見余余長跪奉覽已恭縮如面斷笑談：猶存聞以酒漬之則輪廓尚存儼然而余不忍為也

至烈婦割肝磨婦詳表節紀畧不盡載

同名同德

于清端公名成龍山西永寧人以副榜作令終于江南總督于襄勤公名成龍字振甲漢軍鑲紅旗人以廩生授樂亭令連通州知州時清端為直隸巡按以名將同賄物色之知縣才不為江寧府知府升安徽按察使授河南巡按督辦行在都御史靳文襄聞中河以高非便者襄勤也清端今有祠在兩夜園下兩公皆賢江南民至今思之

行述

吳江陸朗夫中丞繼切問齋集十六卷與錢氏齋論行述書云仕蹟兩看今先妣劉宜人行述其體例稱謂一連累金沈先生

之論論甚善然謂行狀之體如上太常議議史館作傳者宜用公狀之式不復泰以作者之意如子孫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志銘者乃本哀備之餘情實所謂之主顯中宜從乎作者之自言而稱其祖父之祖父意以作者為主父之父為祖之祖父為曾祖今果全乃據稗史自宋大為證不從狀者之所自稱而從所狀之人之所稱何并祖父生時對父而呼其祖為父對祖而復呼其曾祖為父于唐之大家為昌黎宗之大家為虞虞昌黎韓洵墓志曰吾與昌黎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掌櫃銘曰始命子弟與其姊為婚余命者昌黎命之也其下治子孫文之例也唐虞淵固所表為皇政崇公而作銘於祖則稱皇祖府君於曾祖則稱皇曾祖府君皆唐虞之自稱而不從崇公之

所稱此上治祖稱之文之例也至為家族朋友之碑志或垂手吾心之悲悼或錄其子姓之徵求雖使所狀之人之所稱而必無叙已去以明不能以不文辭之故故曰君諱某作文者君之也曰某以錄作文者傳之也唐室名家無不以此非始於明之中葉此即明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於母氏如婦顯甫先妣等狀則稱如曾祖外祖邢子愿為太君行狀則稱王父母母蓋又自歐陽公之例而推之未可以為非也且果堂之論既後所狀之人之稱而以其祖為父曾祖為祖矣而其自述真崖府君吳瑞人之題則仍曰先故真崖府君述先妣吳瑞人述于題則多其旁此其狀于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狀之妣既考其父又考其祖于義已重既狀其母又妣其外祖母于義又大不可得獨

不為用意惟慎高言不順乎果堂先生說本黃黎洲金石要例而本詳韓歐諸家手著之文其稱謂固與稱員不合也

陸朗夫中丞以經術之才施諸政事所錄切問齋文鈔尤為有用之書至其經濟之學見於文章者集中所載銘之不彥惟錄其官山東廉使時謫去大純要以其慎重臣命不徇上官是為仕者法也其文之本司有重是大純謀死吳鳳彩一娶病家憲堂原切指教加之訓勵本司茶肆再三不勝慚恐惟是人命重情不煩詳審徒來奉官之成雅舉陶融之猶以為難有修事若為揚揚如理反覆權而往：庶抑者得伸漏脫者入罪今此案可移甚多不敢不竟其說伏乞查核移傳吳世珍之胞侄而

吳大純善言族也世稱難曰愚氏其智慮必和愛其主國
大純確屬生員其威力蓋能逼人刑殺假使吳鳳於本無安
為取死之道吳世珍必不聽卑切之指使而置親雲之胞侄于
死地況彼時先見吳鳳於入王氏之門者乃吳大義隨令吳大
偉把守而自往糾約吳鳳與吳大純等投毒者亦吳大義及五
屏歐網得告知吳世珍吳世本其時鳳彩如係苦罪被歐世珍
等豈肯甘心乃無一言理論反從而下手勒斃可見平日之故
疑于鳳彩者至是既已昭著不若敢死掩護保全吳族家聲風
彩之死謂允吳世珍之本懷不可也如謂世珍畏懼大純之為
生員不敢不從則請以本司設身處地言之本司身為某司其
尊百倍于生員然欲指揮族祖俾自較其親位更專於

十九

臬司亦必不能得之于九族大純一為弱書生乃能宵制專長
必奴僕乎此為非出於大純之指使灼然易見今大純以大
重辟大偉大義以係首是固一貪夜入寡婦之家自取喪身之
風彩而掩護三命以償之謂其中必無冤濫愛難遽信再查吳
大純家有地一頃二十畝吳王氏止地十五畝指為逼命園產
尤能害情至於聽審之下供詞吐茹不定蓋出屢經縣審畏懼
刑罰況當憲臬尊重一經敗詰不知所指其情正可憫憫本司
知縣王味豈敢固執已見強為周詳但既職司刑憲不得不勉
盡心力伏念憲臺大人德量才猷予高古古人豈區區區區而
不蒙恩察是以不避權河互煩煩聽伏望憲臺大人德量德量
可殺之人折獄於罪惟情之與本司感沐下風不勝

幸

沛沛辨

月水盛秦川百二袖堂文存辨沛沛云沛与沛相似而所差甚
微都習而不察按沛傳是切水出遼東塞外魏亮州之沛子凡
切出王屋山而又為濟縣至王沛今作濟則其來久矣故
史書及水經沛濟之字雜出不齊而沛無作沛班氏地理志下
縣下云泗水主方與入沛舊縣下云梁水至湖陵入沛司馬彪
郡國志臨邑有沛漢廟並誤作沛南北監本皆然水經泗水為
前水近沛縣沛縣東都通元曰前即濟水之注以成湖澤昔許
由隱于沛澤即此縣也蓋取澤為名夫縣因澤名非沛而何又
地理志秦泗水郡漢改沛郡沛亦當作沛：又即泗也蓋沛至

蘇氏分為二其一東北流至博昌入海其一東南流為荷澤注
泗以入淮注泗之後沛泗亦復通稱矣沛雖別為荷水而仍以
沛稱漢湖陵縣有魯侯觀魚臺下臨荷水春秋書云矢魚于棠
即此而公羊以棠為海上邑是也水經濟水篇自桑氏以至湖
陸陸即今沛之荷自沛縣以至睢陵即入淮之泗而皆以高
濟水又云荷水至湖陵東南入于泗又東過沛縣東北鄰氏曰
濟與泗亂故濟約五里矣至荷有縣臨泗水而乃為沛縣故特
稱之猶泗水郡之為沛郡也漢高為泗上亭長而稱沛公亦從
合此者之沛之當為沛蓋明矣若按則左氏傳齊侯田于沛杜
云沛沛者此六沛之為是在沛水則沛昌相近之地也

運金

漢書

牛運震雲山堂文記書王勣運金事王勣少受父業乃遺負倪氏五百金倪氏未嘗言也坐勣微知之亦未和其如千奉數者久之勣家稍振因賦及求倪券賒議還其金倪氏悲曰王君乃不長者我耶我豈向王君索負者客且大飲勿復言王君事後王氏客抵倪門如索負者教革倪惠大飲以醇酒且辨博歡飲終不得開說券賒可以為常最後倪子等三人抵倪氏新子大言曰今日為王君多未今日不博不飲君速償王債目示我無則不出君門倪為新所持登樓檢債籍得王氏負目敗廢中出以示三人則業經五百金也初新子不哀王負多若是及是微色觀三人有睜目視而倪氏曰我初無意索王君負君三人固劫我者不出外無以謝君此惟王君及諸君

是耳我何知有五百金新子因逆語勣且致倪氏言勣仰面視新子君等乃以我為債金而求謀金者耶因泣然曰此我亡父負也幸謝倪及諸君孰能起亡父受讓負者能少復一金否父地下反側何居二日卒滿致倪氏五百金而為詞以告其父更指賊反與知其子者大飲歡悅雖而罷

別錄

姜西溟原英湛園未定稿與馮元公書云今後作書及相呼可直舉字不必曰老曰翁蓋古者既冠成人而有字以表其德夫子作春秋凡賢卿大夫則字之而不名所以示予也終春秋書字者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植園子書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

聞子審其所謂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是稱矣至於子貢以弟子稱其師子思以孫稱其祖皆曰仲尼居原朕皇考曰伯庸班固孟堅叙傳謂父彪曰叔皮曼卿之兄子直稱叔皮曰然明字是其所最貴者是弟子：孫之所宜得稱者也漢書匡衡傳匡衡家張弓弦為士衡字打衡者匡衡曰為證顧氏謂衡與人書不宜自稱其表德仍訓為為當義字者君子不敢以之自稱師不以稱其弟而孔子作書稱其師不大之賢者以高與堪猶不多見方子貢以稱其師子思以稱其祖表德以稱其父居原班固書以稱其父居居則不敢生而稱耳今則不然凡今之俗以直字之高而為其字之下一字為尤為省雅孔吳之重稱老於其父兄之前則情而受之與臺早稱之

有聲談者大庭廣眾之中稱之為翁而不作何今之待孔吳之重視古之待其祖父若師者加重也抑豈可謂孔子之賢若師大夫者反不若今之賢其與臺僕隸者欲其顯則遠祖甚矣又古人於名字之外有云別號者直一時意興所寄託非謂是乎不可少之舉又未嘗以此稱於人也先正黃東侯曾言史微子子弟與其親戚親制置子弟徜徉東園無可作假借祖為堂麓一山十洲等語以南宗統緒習氣波流風靡直至今日今人於其所稱專貴者不敢字稱則又於其稱之下一字所謂廣與爾者而復易以翁且老之稱多殊不知於廣與爾復何所便而進諱者此：尤史氏館客所不為者理今之士大無不相率而為之江河之日下只此一可無窮之憂焉與下豈可復揭

其波而倪同於流俗人之所尚乎哉或可稍通其說者由禮
天子復曰某甫復振記附於瑤璠陽重某甫鄭玄謂之且字某
其字甫者男子之美稱本其人以美稱配其字故曰且字此
似近於今之稱例也愚意且字者特用之於事神耳故夏之誅
孔子曰尼父孔子生前未聞有此稱也况祭施之於後生小子
可乎不可乎孔子情禮之微者一稱謂之禮雖甚微於人心
風俗之所係且出之吾輩其於交遊誠偽凡有大防見同志宜
編焉此旨

陶陵島

朱椒堂陶陵島考云島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
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至高二

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模範字蓋篆銘字十五曰陶陵島
陵共厨銅斗品蓋並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沂第卅五蓋篆銘書
大字十七曰陶陵島共厨銅斗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
十六曰沂共厨銅斗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集漢書地理
志陶陵島二縣屬右扶風後漢耿弇封衛侯侯是也又續漢志
宜陶在津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鄆侯曰城中有陶
印宜陶古但曰陶史記秦本紀穰侯出之陶質璽傳范蠡之陶
為朱子至康曰陶印今宜陶漢宜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
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迎
後恭皇之園道大司馬車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宜陶貴崇山東
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永始元帝水紀注水自宜陶和

南又東進泰相魏氏家又東北進宜陶恭王陵此蓋之陶陵島
宜陶共王陵也陶陵島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厨銅斗銘字款
瑞漢好時為銘云今好時共厨金一斗品以陳宮為銘云亦陽
共官銅斗上林為銘云上林共官銅斗漢書利以此漢陵島
皆有厨三輔圖陶器平腹為小厨裁是祠祝以漢書成此
銘云長安厨成厨銅之斗此是也此為蓋與銘詞不相左
者固有二為蓋與為五指也蓋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
兩云蓋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
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
之得一分八合宜陶陵島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舊
此為今為卿塚仙侯所得祿重之以此為蓋也卿塚主人以
此為蓋謂其山得與文王以應寶銘共傳不朽同人賦詩焉
之佳詩云

羅林道經略使

羅林仙侯又有羅林道經略使印印徑二寸三分尊鈕朱文嘉
宜羅中漢後之何君事章帝印文一方云羅林道經略使
之印中意此為唐印印之旁錢少唐先生亦以為為羅林道
高嘉紀上元二年二月壬午劉仁執為羅林道行軍大總管
以傳新羅又東夷傳新羅龍朔元年法敏黎王以其國為羅林
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表略百濟也守
之帝詔詔別官爵以其國為羅林道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同
為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執為羅林道大總管羅林道之